左傳札記

左傳札記卷第四

元和錢綺學

條札下

襄公

元年經楚公子壬父顏師古匡謬正俗作王父云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改爲王父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讀爲王父綺按顏說非也秦有白乙丙乙是字丙是名與孟明之名視西乞之名術一例鄭有石癸字甲父衛有夏戊字丁稱夏丁

氏以上三人名字俱是十幹相配正與子辛之名壬父同例蓋壬之字辛取金生水丙之字乙取木生火癸之字甲取水生木戊之字丁取火生土適與五行相生之序合又古人以十幹命名者必以所生之日名之今辛與壬乙與丙癸與甲丁與戊其日皆相次或以其生在夜介於兩日之間故以相次之幹分屬名字不得疑子辛之不當名壬父也

六年經十有二月齊人滅萊傳云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下又云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於郳按此事經傳月數互異據杜氏長歴是年十一月丁丑朔月內不得有丙辰十二月丁未朔杜於是月下引傳文十二月丙辰云丙辰十二月十日杜不云有誤則杜本經傳實皆作十二月今唐石經及各板本傳文兩處皆作十一月非也當改爲十二月乃與經文及杜注合

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杜注曰櫓楯也正義曰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惠定宇補注駁之曰甲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綺按傳文本皎然明白

正義復述己贅而惠氏說則迂曲不通矣蓋狄虒彌不用楯覆甲於輪以代楯故曰以爲櫓且不乘車但執大車之輪以徒步衝鋒故曰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攷工記云大車輪崇三柯柯長二尺共九尺以九尺之輪代楯正見其有力如虎如惠說當改傳文爲檬櫓以甲建於大車之輪矣解左異說本不勝駁惠氏經術湛深亦竟出此繆解故特正之

十八年傳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師曠瞽者故聞鳥烏之聲而能辨其樂若叔向言城

上有烏則得諸目見矣左氏記事之精非後人所

及

以枚數闔杜云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此注不可通以枚爲馬檛則二十一年傳識其枚

數何解杜亦知闔不須數強加一板字遂於後傳

注云識門板數是又以枚爲板不以爲馬檛彌縫

愈苦罅漏愈多矣今按考工記凫氏爲鍾鍾帶謂

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今世所傳

古鐘皆有突起如乳者三十六然則門之有枚亦

如鐘之枚卽今門上之泡釘也傳文是倒句法以

枚數闓猶云數闓之枚枚多難數而能數之則示不恐之意自見而後傳識其枚數句亦可通矣釋文於後傳枚數下云枚本亦作板此後人因杜注妄改唐石經以下皆不作板

二十五年傳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經義述聞云杜氏曰將用死亾之義何所歸趣按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承上吾死也吾亾也而言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幷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以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庸亦何也何歸之言庸何歸猶何傷之言庸何傷綺

按王說是也君死安歸以下數語俱是答其徒歸乎之問何得以歸字作別解杜注殊迂

二十六年傳所爭君子也其何弗知杜注云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按君子當指皇頡伯州犂欲使皇頡悟上下其手之意先以隱語挑之故曰其何弗知猶曰解人當自會耳

二十七年傳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以病字絕句注云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按杜讀非也當以守字絕句言吾因宋城以自守若爲楚所病則宋人皆能致死力以助我杜解繆戾不順

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按周天分十二次曰星紀元枵娵訾(亦名豕韋)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歲星一年行一次而實有盈分三統術定爲百四十四年歲星行十二周天而過一次謂之超辰春秋隱公元年歲在娵訾其間莊二十三年昭十五年俱値歲星超辰之限(昭九年正義引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據此知昭十五年歲星超辰上推至莊二十三年凡百四十四年亦値歲星超辰之限)今襄二十八年上距莊二十三年己百二十六年歲星之行於星紀僅四度其二十六度盡入元枵故梓愼言歲在星紀而淫

於元枵禆竈言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實因歲星將近超辰之故或曰歲星既將超辰而失次則此後十餘年宜無不失次乃今考三十年傳云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八年傳史趙言今在析木之津十年傳禆竈言今兹歲在顓頊之虛杜云謂元枵十一年傳萇宏言此蔡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蔡弑其君謂襄三十年至是歲年凡十二年歲星一周天在大梁蔡復楚凶謂昭十三年楚靈被弑平王復封蔡何以皆不失次解之曰二十八年傳是驗星行之實三十年及昭八年十年十一年傳是但舉歲次之名觀象與

紀歲事不相蒙未及超辰之年則歲次之名不得
遽易也或又曰超辰之限既在昭十五年則十五
年以後歲星皆遞超一辰今考楚滅陳在哀十七
年昭十五年歲星已超鶉首入鶉火數至哀十七
年歲星當在鶉尾而昭八年傳史趙言陳顓頊之
後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九年傳裨竈
亦言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亾何以超辰已久而
歲次之名仍不易乎解之曰歲星之超辰漢人定
其年限而古人但得之觀象觀象者必隨時實測
不能預計今史趙裨竈料陳亾其事尚隔五十餘

年此時既未明見歲星之超辰何得幷所超之辰而數之乎或又曰史趙裨竈言歲在鶉火而陳亾今因超辰而在鶉尾則其言爲不驗矣解之曰占象家言有驗有不驗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不嘗言之乎況鶉火鶉尾同是南方七宿亦同屬火卽在鶉尾何必不合火盛水滅之理是占象者之言不驗而驗也歲星之有超辰辛楣宮詹論之最詳謂東漢以後鮮有知者然孔氏於十二公之首各標歲在某次悉合超辰之法疏中亦時時論及未可斷爲承襲舊說讀左日鈔引程氏說亦備言之則

前人固有明之者特語焉不詳耳

古人以歲星所在之次紀年考驗天象實有可據然斷不可施之於今者以歲星超辰之不能齊也超辰之限自漢以後漸速以今歲星平行度分考之歲星大率十二年一周天而過四度有奇是八十二年有奇而已超一次且十二次之名皆由二十八宿而得而恒星隨黃道東移今星紀等名悉與二十八宿定名不合則十二次之名已屬虛設尚可以歲星所在之次紀年乎漢人紀年之法歲星之外更有兩端曰歲陰曰太歲太初元年歲在

星紀史記謂年名焉逢攝提格者即甲寅歲陰也漢志謂其年在丙子者太歲也歲星起星紀自丑而子而亥右行歲陰起焉逢攝提格自寅而卯而辰太歲起丙子自子而丑而寅皆左行歲陰太歲皆與歲星互應皆有超辰之術不能通行民俗自東漢以降不用超辰但以六十甲子紀年周而復始最爲簡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斯之謂與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云慶氏府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按此即孟子莊嶽之閒之莊昭十年又敗

之莊卽此蓋國中街名不得但據釋宮通稱六軌
之道也下文反陳於嶽注里名卻不誤孟子注莊
嶽齊街里名莊是街名嶽是里名二字當分屬也
三十年傳絳縣人惠氏補注云卽孟子之亥唐韓非
子言晉平公之於唐亥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綺
按惠說是也絳本唐堯舊都故以地爲氏則其人
必爲唐亥孟子書誤倒當依韓非子史趙言亥有
二首六身卽以其名解生年日數甚爲巧合觀趙
孟謝過使助爲政辭以老乃使爲復陶以爲絳縣
師其人非屑祿可知不然孟子所稱食云則食坐

云則坐入云則入者晉平公時叔向而外果有何人足以當之哉

亥有二首六身注云二畫在上三六爲身明注疏本作三人爲身誤今從岳本及校勘記所據各宋本如算之六按杜解蒙混傳云亥有六身是總數今云三六爲身是爲下文六千六百六旬作解非爲本句六身二字作解矣杜氏解傳晤或支離往往類此正義云二畫爲首六畫爲身最爲直截說文亥篆作𠀅段氏解字注云今篆法亥身祇有五畫蓋周時有六畫與今篆不同其說亦非蓋一直一曲卽可爲一畫亥身左邊乚

與右邊兩人旁皆各二畫故孔云六畫爲身漢書
律歷志載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共二百七十
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元以前珠盤未行算籌皆
如此其布算之法一至五首位皆縱列次位皆橫
列遇六則橫一縱一至九則橫一縱四近代算書
中細草卽古布算之式今市俗所用號馬亦其遺
制投壺禮亦稱算爲馬俗別作碼字非惟細草之六作丅今號馬作
⊥葢先橫後縱先縱後橫皆是六數故亥身⊥爲
六丅亦爲六以首二畫移下與身並其形爲𠀉故
下二如身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至降
婁中而旦杜云降婁奎婁也周之七月今五月降
婁中而天明正義云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
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
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失非也綺按周之
七月旦危中尙在娵訾之初與降婁實差一次郎
非細計亦不至若是之甚況同此一月何得云夜
有長短同此一宿何得云度有廣狹考襄十九年
傳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杜氏拘於大夫三月而
葬之文故以子蟜之葬爲周之七月其實大夫三

月是言常例葬期有緩有急傳中固有明文以禪

竈之言驗之子蟜之葬實在周之八月月令是月

旦奎中與降婁中而旦之言合孔氏曲護杜說繆

甚

及其亾也歲在娵訾之口杜注云二十八年歲星淫

於元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

按二十八年淫於元枵實因歲星漸近超辰之故

說已見前夫天運有常歲星每年與日相望必有

留退所謂一年行一次者已并其留退而統計之

今謂兩年停在一次古今無此歷法杜氏不明五

星行度向壁虛造爲識者所笑孔沖遠於歲星超辰之理時有悟及而此處獨明知杜之失而不加救正隨聲附和宜後儒之議其不知歷法也

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惠氏引李涪刊誤曰案文當云繕字葺牆書峻字雕牆足以爲比綺陂惠說非也成元年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二字傳有明文不當改作繕字如嫌繕完葺三字重疊則古人文類此者不少即如本篇無觀臺榭填館宮室何嘗非三字重疊邪

昭公

元年傳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以二子爲王子圍伯州犂正義引服虔注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劉光伯據服以規杜過孔氏非之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事愍作閔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從杜注以應說爲非觀上文伯州犂言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言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蓋伯州犂譏子羽之有憂而不自知子羽譏伯州犂之有憂而不自知故國子言吾代二子愍愍字正與兩憂字相應杜以王子圍篡弑不終伯州犂被殺爲國子之言有驗若子羽則並

無禍害故不用服說然國子不過因二子相譏而有是言何必論其禍害況下文三大夫兆憂杜注云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則杜亦明知禍福之不必盡驗何獨於此語必求其驗乎服應說甚是

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按五豆爲區則二斗五升五區爲釜則釜一斛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不特釜鍾較舊加倍無此情理卽杜云區二斗釜八

斗鍾八斛亦自相繆戾蓋杜注原本是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孔疏言其謬而未經改正然傳明言三量皆登一必非但加於豆矣即曰加於豆而區釜自加則區加四升釜加一斗六升參差不齊不得混之曰登一且區釜既因豆而加則鍾亦自加不得別之爲三量登一明傳遜杜注正誤謂三量皆加十分之一則鍾比舊大六斗四升其說甚確傳不云四量者以豆爲四升四合區爲一斗七升六合釜爲七斗有四合而鍾之七斛有四升則與釜大小同數也鍾之爲量大其器不能常

用祇以他量積算陳氏但改常用之三量而俪實未嘗作故云三量登一鍾乃大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傳氏謂今世用量以加一爲極大執今例古似近淺陋然論語曰二吾猶不足十分之二可以云二則十分之一何不可云一此亦足爲一證

四年傳渾罕曰國氏其先亾乎朱長孺讀左日鈔引王應麟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乃子國之子不應稱國氏愚謂此辨最是渾罕所言或是子產沒後追論綺按孫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亦不盡然宋華督鱗矔皆以公孫而得氏晉公子彄

子臧稱臧僖伯且以公子而即氏其字至鄭之公族以公孫氏父字者亦不止一人子游之子即稱游楚子然之子即稱然丹子罕之子子展即稱罕氏故襄二十六年叔向言鄭七穆罕氏其後亾者也正與國氏先亾句同例

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按此三官爲三家世職漢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即用魯制周禮六官之號惟魯備見於傳特隨時更易廢置無常其正卿之位實祇有三三家既立惟司徒司馬司空爲卿

官餘官皆大夫矣今於三家外考之隱二年司空無駭卒十一年羽父將以求太宰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十八年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宣十八年臧宣叔逐東門氏杜云時宣叔為司寇襄二十一年季武子謂臧武仲子為司寇六官之名無一不具然羽父之求太宰欲特設此官以寵已魯實本無太宰故傳中亦不復見哀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云宰人冢宰之屬冢宰不設但存其屬而已司空之官孟氏未立以前惟展氏嘗為之宗伯之官弗忌而外他不復見哀二十六年將以公子荊

之母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此時亦久無宗伯而但存宗人一官至於司寇一職臧氏爲之最久自武仲見逐此官亦無常職至定公時則孔子嘗爲之元年傳云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孟子亦云孔子爲魯司寇而史記孔子世家及家語皆云孔子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司空爲孟氏世官孔子不應得爲於司寇上加大字亦不合傳惟宋有大司馬大司寇楚有大司馬晉有大司空他國皆無魯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家所居之職尚無大字而司寇獨稱大恐是鄒魯諸儒妄意尊聖轉

出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杜注云聖人謂商湯史記集解引服注亦同下云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云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倒傳文其後二字於有明德之上紆曲不可通聖人乃明知之稱故臧武仲當時亦以為聖人何必遠舉商湯漢書古今人表以弗父何為聖人列第一等正以此傳為據又第五等有宋大金下注云考父子而表無正考父亦必在第一等而傳寫脫去惟汲古閣毛氏

本如此監本則弗父何正考父俱列第三等蓋毛本倘依古次而他本則後人妄移凡書中歧誤處看似無理而思之卻非無理者必係原本後看似有理而係考之實不合者必係後改以此校書十可得六七則聖人正指弗父考父考父爲弗父曾孫弗父不讓則考父亦應爲宋君故俱云不當世況傳云滅於宋乃指孔父嘉之後奔魯不祀於宋若湯之後則固有宋存焉不得謂之滅也

八年傳莫保其性漢書五行志引作莫信其性唐石經此處缺泐宋石經亦缺據校勘記宋慶元本及宋殘本俱作信蓋民有恒性順則可知逆則不可知今作事不時民力凋盡人情回惑不能自主故

云莫信其性杜氏以不敢自信其性命解之自指稟受之性命今各本幷杜注亦改作保則如今世俚俗語性命不保專以死生言之古無此解且杜本如果作保亦當云不能不當云不敢欲保性命亦何不敢之有兩宋本既作信與漢志合則唐宋石經亦必作信其作保者當是淳熙坊刻相臺岳本之誤而明以後本皆因之也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經義述聞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作樂下文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正指此樂字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

鐘是其明證矣綺按王說是也若作喜樂之樂屠蒯何從知之而遽趨入乎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以爲有東西二不羮故言四國劉炫規過謂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作三故誤爲四錢宮詹駁之曰予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字我欲大城陳蔡葉不羮賦車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無字言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羮或不充不足以威晉又云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羮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羮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傳

云四國者兼葉言之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羮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羮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羮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綺按宮詹說非也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父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對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言誕也三年陳蔡及不羮人納棄疾而弒靈王國語此章與

賈子語相同卽賈子所本而三國三城兩見陳蔡不羹字亦兩見皆無葉字本傳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亦無葉字今獨賈書有葉字者正因十三年傳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句而增入耳不當據漢人書以改內外傳依劉氏規過作三國爲是其所以誤作四國者葢因上文四國皆有分今周與四國二語相涉而誤耳劉氏以爲因古四字積畫爲三而誤是未必然若以古字爲三則當誤四爲三不應誤三爲四也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云皆古書名正義引

先儒之說不一其釋三墳孔安國以爲伏犧神農黃帝之書鄭康成周禮外史注亦以三皇五帝之書爲卽三墳五典而賈逵則云三墳三王之書其說似異實同何也三墳卽周禮太卜所謂三易也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至周始名易其通稱三易者以最後之名名之耳周易以乾爲首卽伏羲之易故繫辭言包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連山以艮爲首卽神農之易炎帝神農號烈山氏又曰厲山氏連與烈厲音相近古人通用歸藏以坤爲首卽黃帝之易黃帝以土德王土爲萬物之所歸故曰

歸藏禮運孔子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先坤後乾是歸藏之序然則三代所用之易不外三皇之三墳故賈逵不稱三皇而曰三王之書據夏商周所用而言也

十七年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後世占象家以光芒四出者爲孛直指者爲彗今經傳書孛而申須言彗是彗卽孛矣彗星俗謂之掃帚星所以掃除穢垢故曰除舊布新彗星之光必隨日光所指日初入地其光必自西指東日將出地其光必自東指西半夜日下行

地中則必正指南北今星在大辰之西貫大辰而及天漢自西指東知是初昏時所見經傳冬字杜氏以爲夏之八月是也葢夏正之八月爲周正之冬十月其時大辰昏見西方若爲周之十一月十二月則大辰已隨日入地矣大辰卽大火之次跨房心尾三宿俗稱爲大人星以天輻二星爲笏東咸西咸八星爲冠房四星爲面心三星爲背脊尾九星爲足宛如拜跪之形村氓婦豎皆能識之以大辰爲大人亦名與形之巧合也

二十年傳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而以齊氏之墓子之杜注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

傳終而言之竹汀日記云黃蕘圃示宋版不全左

傳二部此處注文作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

之兩本皆同惠松崖校本亦同并云俗本此注添

入未字遂有生賜謚之疑得宋本爲之稱快綺按

宋本是也杜氏以傳預記後事故曰終言若事出

一時則終言之三字不可通矣俗本終下添而字

亦贅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胡氏翻宋本文選沈休

文安陸昭王碑萑蒲攸在李善注引左傳作聚人

於雚蒲之澤以取人爲聚人文義較勝杜云於澤
中劫人杜正因傳文但云聚人故以於澤中劫人
申明之非以劫人訓取人也上句多字下文盡殺
之盡字俱與聚字相應作聚人爲是
二十六年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惠定宇補注曰周
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
觀射父讀之綺按子革對楚靈語在昭十二年時
王子朝尚未奔楚惠氏牽引失實
二十八年傳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服虔云昨飲酒
醉故不夕食杜云或他人也言飢甚按服杜二解

其意相同而辭俱未盡蓋言昨日有人賜酒飲之
至醉故未夕食昨未夕食則今尚飢故饋之始至
恐其不足不能供一飽耳服釋不夕食之故杜釋
恐其不足之故合而觀之二說乃互相足也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顧亭林杜
解補正云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星度不同故歲
獨在越顧說甚當然未明指吳越所分星度日知
錄集釋引沈文起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
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錢
岳源學博曰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

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子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同綺按二說不同岳源說爲是蓋歲星隨天右旋星紀之次起斗十二度初終女七度末斗宿凡二十六度除去十一度尚餘十五度牛入度并女七度亦十五度是歲前半年歲星在斗宿後半年在牛女二宿傳文云夏吳伐越則其時歲星尚在斗宿斗爲越分野故史墨言越得歲越絕書淮南子與史墨之言合而漢志鄭康成說俱不合岳源名塏爲平湖宮詹族子

天文步算是其家學故精思卓識足以正千載相
承之繆誤
毛西河經問云漢志分野斗屬吳而漢元鼎中熒
惑守南斗則越地受災時南越呂相嘉殺其主及
太后漢兵討誅之而南越亾牽牛越分而後漢永
平間客星出牽牛則吳地受災廣陵王謀反自殺
又永建中客星犯牛女則吳地受災揚州吳郡賊
略四十九縣此即在漢時亦未有驗者按毛氏不
信分野之說故舉災應之互異者以駁漢志而其
所舉乃正可以證斗之爲越分野牛女之爲吳分

野蓋天象原因乎人心古人既有分野之說劃分野遂有驗後世星度漸差分野之說亦不甚信而天象遂不盡驗此理見鄙著鈍硯巵言

定公

元年傳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按此事已見前年冬十一月一事兩載會援以爲晉用夏正之證以今考之尚有可疑周正之正月當爲夏正之年前十一月周正之十一月當爲夏正之九月若以是年傳文爲據晉史所記則經當書是年三月今經於昭三十二年冬書

城成周則其事爲周正之冬於夏正爲秋不得謂
經反有誤要之晉用夏正則無可疑也
四年傳命以伯禽按伯禽書篇名與命以唐誥命以
康誥同例杜云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
伯禽以付字釋命字與下兩命字異解殊屬紆曲
故正義引劉炫規過而不從杜說又下文命以康
誥馬融王肅尚書注皆以康爲國名王云在千里
之畿內後滅管蔡更封爲衞侯史記衞世家康叔
之子曰康伯若康爲謚號不應父子同謚作國名
爲是以國名誥亦與唐誥同例

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制六卿或
有兼三公者武王時周公以冢宰兼大傅大公以
司馬兼大師召公以司徒兼大保至成王崩時召
公獨在故顧命云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此當時六卿次序召公代周公爲冢宰
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康叔仍爲
司寇聃季仍爲司空杜云聃季即毛伯是也江艮
庭曰太保獨名者以召公是時已百餘歲嫌別是
一人故特著名是也畢毛兼三公故獨稱公且畢
公理成周東郊爲二伯之一故康王之誥云大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毛畢以王朝三公而稱公非五等爵之公也至春秋時王朝卿士有宰周公列國則宋公之外惟虞虢獨稱公按僖五年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世次在先故與魯衞諸國不同杜云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大伯逃於荆蠻就其地而封之故從蠻夷雖大曰子之例或曰虞公以大伯三讓之德虢公以迪教五人之首是以功德論以功德論則周公大公有大勳勞亦僅封侯不如以世次尊而封公之為確孟

子云公侯皆方百里名雖異而實則同也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周府所藏載書與春秋所書次序不同杜氏據羽父所言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釋之是矣而晉重耳之單稱重則未有解或以爲省文或以爲文公又名重按文公之命名必其生有異表非獨駢脅其耳亦異於常人如舜目重瞳禹耳三漏又如孔爲耳下垂故鄭公孫輒字子耳文公之爲重耳既因耳異而命名必無去耳而單稱重之理如以爲省文則首冠王若曰何等鄭重豈得從省況二名

如甲午王臣皆不省去一字何於晉文獨變其例今以情理揆之葢此時合諸侯于召陵晉爲盟主祝鮀之言雖告萇宏而晉定公實在會故爲盟主諱單舉重字正二名不偏諱之意此亦見鮀之敏博而佞不觸忌諱其實盟府所載仍是書晉重耳也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杜注奔食食者走不�云云文義不順當依林堯叟注以奔字絕句葢楚人棄食而奔吳人食其食而追之正見楚之連敗窮蹙吳之乘勝從容

八年經從祀先公杜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杜云所順非一似謂閔僖以後諸公亦因是而順禮器正義引傳順祀先公而祈焉服氏注云自躋僖以來昭穆皆亂詳服氏之意以為依伯禽以下世次閔公當昭僖公當穆自文二年躋僖降閔昭穆互易則文公以後之昭穆亦將無一不亂買公彥周禮守祧疏據此以辨廟制之兄弟不同昭穆其說固是而以躋僖為以後世次皆亂則非蓋躋僖逆祀但易閔僖之昭穆以後世次仍可不亂故文公

爲昭宣公爲穆成公爲昭襄公爲穆至昭公薨季
孫欲爲惡謚因榮駕鵞之言而止遂從畧而謚之
曰昭正以其廟之當昭也自是由定哀悼元以及
繆繆穆字通亦適當穆位如謂旣順祀先公亂者
自正則昭公得謚尚在順祀之前何亦未亂觀此
則杜氏所順非一之言已爲蒙混而服氏躋僖以
來昭穆皆亂之說更不得其實矣

盜竊寶玉大弓杜云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
繁弱而哀十四年宋向魋奔衛公文氏攻之求夏
后氏之璜則宋亦有此寶玉矣明堂位又以封父爲龜名

十年傳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云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按涉佗獨捘衛侯手無禮甚於成何故其罪不與成何等蓋因二人同盟衛君而一殺一奔故言此以別其罪杜泛言不與人等失其旨矣

十五年傳子貢觀焉按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二字迥別古人名字必相應端木子名賜自當作贛今論語皆作貢漢石經論語作贛禮記贛貢雜出左傳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作貢哀十五年以後皆作贛凡作貢者皆後人轉寫之誤當一律作贛爾雅釋詁

賫貢錫亦誤

哀公

元年傳而越大於少康齊次風侍郎云伍員所以引夏少康事者以越爲少康之後也會稽之甲楯五千大於一成一旅多矣按齊說甚是得此解益見子胥之進言危切

七年傳負瑕故有繹杜解紆曲此葢就後日言之言四邾子於負瑕故至今負瑕邑中尚有地亦名繹也猶定五年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言今堂谿氏卽其後漢石經有堂谿典名亦就作傳時言之

十一年傳對曰從司馬杜注從吳司馬所命按吳王問叔孫而事何也是問其所居何職不當荅以從吳司馬所命卽事字專指此時軍事亦當云唯王所命今按語意乃是自言其官爲司馬耳昭四年杜洩對季孫言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馬固叔孫氏世職從者謙辭猶論語云從大夫之後耳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杜云尋重也寒歇也傳中尋盟二字屢見杜皆不注今因與寒字相對故特注之然未得的解按朱子中庸溫故注云溫

猶𢓜溫之溫此葢本諸古訓說文無𢓜字古只用
尋是尋有溫義正與寒字相對
二十四年傳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
按文公時有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哀姜至公使
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韋注宗
人宗伯也夏父展左傳作御孫又魯語夏父弗忌
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注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
宗宗伯也據此則魯夏氏世爲禮官此文釁夏疑
本作夏釁傳寫誤倒釁卽展與弗忌之後定四年
祝鮀言魯公始封分之祝宗卜史杜以宗爲宗伯

與韋注合宗之一職賜自王朝自宜世守其官此尤可證鬻夏之當爲夏鬻也

二十五年傳惡言多矣君請盡之杜云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按盡極以觀語甚不可解葢云平日受二子之惡言甚多請君盡言以洩其忿耳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杜云以激三桓之數食言按此解亦繆食言之言卽上文惡言與他處食言作不信解者不同謂彼受人惡言已多無怪其肥不曰受而曰食正與肥字相應此公洩忿之詞

卽所謂盡之也語雋而毒故飲酒不樂

姪寶恩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四終

左傳札記卷第五

元

石經札上

唐石刻十二經立於文宗開成二年丁巳今在西安府學摹拓者少故較唐代他碑特爲完善而立碑後有覆勘脩改有妄人增改有後梁補碑有明人補字補碑因梁時石有亡失補刊足之比唐碑略小補字因嘉靖乙卯地震碑多倒損諸生王堯惠等按缺處補寫別立小石於碑下以便裝册時綴入石經之勝於版版本有數端焉版本書傳世至

北宋而止石經則在版刻未興以前於經典全文爲最古一也版本遇字形相近每易混淆石經則大書深刻剖別明顯二也版本或有修改原文遂不可知石刻雖經磨礲原字仍隱約可辨足以參稽得失三也又況經生愼書儒官詳校勘爲定本尤非版刻所能及石經在明以前不甚著　本朝則考校者多如顧亭林徵君金石文字記朱竹垞檢討經義考皆僅據裒冊本其所訾詆實非原本之咎其後錢竹汀少詹金石文跋尾王述菴少司寇金石萃編阮文達公十三經校勘記咸能表

明石經善處然猶不無屚略綺得未褒散碑尚存
唐刻真面目因以左傳全碑兼取宋高宗御書石
經殘本與版本互核證其是非萃編校勘記有誤
亦辨明之不敢如沖遠之曲護當陽也
一校中各條依石經標句石本顯誤及後人妄改
者則以版本標句其有各注疏本誤而集解諸本
不誤者校勘記已詳不贅及
一石經依杜氏分三十卷凡六十七碑每碑跨兩
三碑碑分七層逐層接讀經傳每年提行首標經
字傳字一年中事連寫不分篇段每行十字若僅

九字則其初必有衍字若十一字則其初必有脫字審其痕跡詳其文義一一表出若不能辨其衍脫何字則不著

一石經遇虎淵世民豫适誦純恆湛等字皆避諱闕筆偏旁如虓虒等字亦闕筆其餘棄作弃蛽作昿泄紲等字改從曳葉堞等字改從枼愍泯等字改從氏

一石經未刻時先有張參五經文字鐫於木書寫石經悉遵其式其中用正體而不從俗體者如旆不作斾穨不作頹聃不作聃汏不作汰蹏不作蹄

雖不作讐暭不作暭褎不作褏訴不作訢尫不作
尩𣏾不作𡰥災𦉍等字俱有短畫不混從巛朝服
勝愈等字應從舟者皆用點不混從日月之月骨
肉之月庚唐商及言示等偏旁字應作古上文者
皆用畫不混用點間有不合正體者乃當時經典
通俗字五經文字已辨明之

序

春秋左氏傳序此六字初刻正書磨改作隸書大字
跨兩行以後每卷首行大字題春秋經傳集解某
公第幾惟隱公卷正書餘皆隸書次行低三格題

杜氏二字石經無注而必題集解杜氏者明所從

爲杜氏本也氏下空一格題盡若干年

揔歸諸凡揔誤作揔版本多作總唐宋經典相承作

揔按說文作總徐鉉曰今俗作揔

末有潁子嚴者潁字水旁改刻原刻當作穎隱元年

傳城潁潁谷又潁考叔兩見十一年傳潁考叔四

見皆有磨改痕以後凡潁字皆然按廣韻於從禾

之穎云又姓左傳穎考叔蓋考叔以穎谷得氏穎

谷以穎水得名古本從禾後人水名必加水旁遂

別作潁石經初刻必有據否則不應十餘處皆誤

隱公

元年傳公孫滑出奔衞石經無出字宋高宗御書石經及各版本俱有拨石本此行似後人磨刻滑字起鄭字止計字數當有出字

三年傳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明翻宋岳氏本于作於拨二字各本錯出不能悉舉今惟岳本與石經異者著之因明季以來所刻集解諸本大半從岳本出也

四年傳老夫耄矣原刻如此磨改作耄與五經文字合

而請溢于衞岳本于作於
石磧使其宰獳羊肩初刻無其字覆勘增入按石本
其宰獳三字擠刻次行羊字起石字止凡十二字
則次行初刻亦脫兩字
六年傳不可鄉邇原刻作嚮後加之旁莊十四年傳
引書作邇
七年傳告終稱嗣也石本初刻脫稱字覆勘增入故
此行十一字
九年傳先者見獲必務進原刻必上衍後字磨改去
之又復旁注按下有後者不救句此句不應有後

字刊去是也凡石經旁注字皆淺人妄加最不足

據故不復辨論

十年經伐載初刻作戴後改傳仿此各本皆作戴據

校勘記云宋十行本疏文皆作載釋文載音再字

林作戴唐時雖有二本孔陸皆從載當依改刻

十一年傳公會鄭伯于郲初刻于下衍時字磨改去

之各本亦皆無按初刻涉經文而誤刊去是也

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壬辰羽四字原刻

係壬辰羽三字按此行凶大磨改

桓公

二年傳君之名子也初刻之誤子覆勘更正

惠之廿四年各本廿作二十惠之卅年各本卅作三十按石經凡二十三十俱并寫詩于三十里三十維物自以四字爲句而石經亦作卅知字雖并而讀則仍分兩字也

五年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原刻如此磨改增來聘二字此淺人妄加校勘記以爲晁公武據蜀本增非也

六年傳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原刻如此磨改不重申繻各本亦皆無校勘記云名有二字初刻作

曰名有三字不言重申繻綺按前行之字起𠀤行
彖字止兩行俱九字原刻重申繻尚可辨阮氏未
審此與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同例當依原刻
九年傳楚子使闘廉帥師原刻如此磨改去子字各
本亦皆無按上文楚子使道朔楚子使薳章俱有
子字不應此句獨無各本誤脫當依原刻
十年傳周諺有之原刻之下有曰字磨改去之各本
亦皆無石經此行僅九字校勘記但言之匹夫三
字磨改不言有曰字亦未審辨
乃獻之朱石經無之字曾見南宋殘本及各注疏本

亦無之字其餘集解諸本皆有
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金石萃編以石經日字爲曰字今觀石刻日字稍闊唐人書以開口爲曰不開口爲日不分闊狹萃編誤也又按釋文出且日注云人逸反日字不必音此獨作音則唐時已有誤讀爲曰者矣
十六年傳構急子初刻作搆後改從木按說文無從手之搆
十七年經五月丙午各本五上有夏字按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則各本有夏字者非當依石

本
傳曰官居卿以厎日禮也岳本同各本厎作底按說
文底山居也一曰下也都禮切厎柔石也職雉切
厎字今借訓爲致左傳惟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
昭元年壅閉湫底從广音丁禮切餘皆從厂音旨
二字版本混淆當依石本

莊公
八年傳冬十有二月宋石經及各本皆作冬十二月
傳文年月例無有字唐刻誤衍
墜于車各本皆作隊唐本隊字多從土漢書五行志

亦作墜

九年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叔帥師來四字改刻此行

九字初刻叔下當衍牙字

十年傳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故也二字擠刻初刻當

脫故字

十四年傳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三蛇

字皆初刻作虵磨改作蛇石經凡蛇字俱係虵字

磨改

其氣炎以取之原刻如此後於炎上叠刻燄字字當

從臽譌從舀各本皆作燄宋石經存半字亦作燄

校勘記云釋文作炎漢書五行志藝文志引傳並作炎顏師古注炎讀與燄同王符潛夫論亦引作炎綺按風俗通過譽篇人之所忌炎自取之卽用傳語且云炎自取則傳意謂畏忌之氣如火之上炎與妖異相引傳文其氣二字略讀炎以取之爲句今俗因譌本而以氣燄二字連文更失本旨杜氏雖引洛誥火始燄燄爲解亦與師古炎讀爲燄同意後人竟改傳文作燄與漢人所引不合當依原刻

十八年傳遷權於那處初刻作郙後改那校勘記云

初刻那後改鄉不確

十九年傳及惠王即位及惠王即四字改刻初刻當脫及字

三十年傳謀山戎也原刻如此磨改山上增伐字非各本皆無伐字

閔公

元年傳天啟之矣初刻作天所啟矣後刊正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熒澤宋石經同版本熒或作滎按熒澤爲濟水伏流見處從地湓出其光熒然故名李春生太守清榮輯滎陽石刻記四卷凡隋以

前碑皆作裝唐碑始有從水者今禹貢作滎亦唐
人所改也
脩己而不責人人上出格增於字
雖盡敵盡下旁注於字
僖公
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宋石經同各本曹
師俱作曹伯按傳諸侯救邢注云實大夫而曰諸
侯總衆國之辭正義云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莊
三年襄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文亦俱作曹師則作
曹伯者誤當依石本

齊人以歸以下出格增尸字

三年傳夏六月雨校勘記云石經六作四是也綺按校勘記非也經文作六傳亦明言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則本句不當作四況石經亦並不作四不知校勘記何由致誤

未之絶也宋石經模糊而絶字尙可辨行首有之字絶字在第十字以數計當亦作未之絶也各本之絶二字誤倒當依石本

四年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征下旁注沒字各本皆無按此行僅九字恐初刻本有沒字覆勘去之後又

旁增惠定宇左氏補注云高誘呂覽注引傳有沒字則此字尙非妄加

五年傳吾享祀豐絜絜字磨改疑初刻作潔

六年傳諸侯救許救作撥不成字竹汀云僖公卷有後人補刊綺按此碑字多譌體乃書碑者不合定式非因後人補刊也

七年傳君若去之以爲成宋石經同版本君若二字互倒於理不順當依石本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作惣從牛旁非

九年經晉侯佹諸卒宋石經及集解諸本同各注疏

本僞作詭注疏本異同已詳校勘記今有辨故特舉之按莊十六年傳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獻公命名當取諸此猶魯叔孫之名僑如虺豹苫越之子名暘州卽晉之名仇成師亦其前例也莊十六年至僖八年凡二十五年獻公之年當不止此然傳既言初則詭諸之執當在桓公時石經及諸集解本於夷詭諸從言於獻公名從人二者必有一誤

十二年傳夏楚滅黃初刻楚下衍人字後刊去

十四年傳公怒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各本作公怒止之石經怒下鄫上僅缺兩字知唐本無止字穀梁

傳注引左傳亦作公怒之以繒子之不朝亦無止字各本誤衍石刻雖缺泐依字數按之與穀梁注合當從之

十五年傳寡人之從晉君而西也原刻如此磨改去晉字各本亦無按此辭晉大夫非與晉君言刊去晉字非也當依原刻

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岳本于作於

行將焉入初刻焉入二字誤倒後刊正

十六年經是月六鷁退飛月下旁注也字

傳齊徵諸侯戍周各本侯下衍而字石經此行九字

疑書丹時亦有而字

十九年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原刻如此磨改宋下增襄字字體有法當是覆勘所增各本皆脫襄字

二十二年傳享畢宋石經同各本享作饗上文入享唐本缺泐當亦作享

二十三年傳請待子請上旁注然字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謀下出格增飲之二字醉上出格增酒字

二十四年傳臣聞之報者倦矣原刻如此磨改之下

曾曰字各本亦俱有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此行狄字起凡十一字

疑書丹時失重王字

二十五年傳王享醴宋石經同各本享作饗

二十六年傳我儆邑用不敢保聚用下旁注是字

而自寘於夔原刻如此磨改寘作竄各本亦俱作竄

按夔爲楚之別封况夔子對楚之語甚傲不應云

竄當依原刻

二十七年傳秋入杞責禮也楚子將圍宋宋石經如

此唐石經此處缺泐然杞字下子字上僅缺四字

依字數計之知與宋石經同各本皆作責無禮也

按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者非當依石本

公曰可矣乎乎字旁添各本亦有此初刻偶脫複勘

增正非若他處妄加

二十八年經邾子秦人于溫宋石經岳本同各本邾

子作邾人按會盟之序小國居後若邾君不在會

不當序於秦人之上當依石本

傳謂楚人不卒戍也宋石經同各本入下有曰字按

謂字貫下不必有曰字當依石本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原刻如此磨改侯作師各

本亦俱作師按予玉自稱臣明非泛告軍師之辭當依原刻

㫋弓矢千弓下旁注十㫋二字釋文云本或作㫋弓十㫋矢千後人專輒加也

三十年傳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皆無雖字按有雖字則語更鄭重石經此行十一字疑書丹時亦無雖字覆勘增入是也當依石本

不闕秦焉取之原刻如此不上旁注若字焉上旁注將字宋石經及正義述傳俱無若將二字藝文類聚二十五卷引傳亦同岳氏相臺九經三傳沿革

例云諸本皆無建上本有之則今本有若字將字皆沿建上本之繆當依原刻

三十二年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原刻如此改刊子作兮各本皆作子釋文云孟子本或作孟兮校勘記云作兮爲勝兮者語所稽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蹇叔此語有傷痛之聲不必以美稱加諸其子也綺按校勘記語未明顯其意據呂覽先識篇以孟明爲蹇叔子然史記秦本紀杜氏世族譜皆以孟明爲百里奚子故三十三年傳稱百里孟明視且下文別云蹇叔之子與師孟明主帥今但云與師則

孟明必非蹇叔子使其爲蹇叔子非特不當稱子
亦不當稱孟矣其云兮者語所稽蹇叔此語有傷
痛之聲是也說文兮語所稽也稽留止也蹇叔且
言且哭故有留止之聲卽非蹇叔子亦以兮字爲
勝古人年逾五十以伯仲爲字昭三年子大叔荅
張趯且孟曰而將無事單舉孟字爲稱亦是一證
三十三年傳以閉敝邑初刻閉改從月
彼實構我二君原刻如此改從手旁與前不一例
文公
元年傳王使毛伯衞來賜公命岳本賜作錫非按公

羊傳曰錫者何賜也今經作錫傳自作賜與公羊同意古人易字解經多有此例當依石本

二年經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初刻晉下有陽字磨改去之各本皆無陽字按杜注云貶其族族去則非卿陽字不當有改刻是也

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宋石經同各本穆下有公字校勘記云下文秦穆有焉其秦穆之謂矣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綺按校勘記是也此句既言爲君則公字尤可省又按之爲君也四字擠刻此行十一

字疑初刻脫也字金石萃編云各本穆下有公字
此補字之誤脫按此係唐刻並非明人補字萃編
語不確當依石本

四年傳爲賦湛露石經詩作湛露避唐敬宗諱此獨
不缺筆疑後人添補

玈弓矢千弓下旁注十玈二字說見前

六年傳辟獄刑朱石經同各本或作辟刑獄按正義
辟獄刑兩見釋文亦出辟獄則獄字當在上

道之禮則原刻如此之下旁注以字各本亦皆有按
無以字正與上十句句法一律禮則猶言禮法也

或以則字屬下句讀尤非當依原刻
何以事夫子原刻如此磨改去夫字非各本皆有
九年經夏狄侵齊初刻齊誤鄭後刊正
傳楚子越椒來聘越椒來三字改刻初刻子下當衍
使字各本皆無校勘記云子越椒三字連讀伯棼
是字合子越椒三字爲名傳文非楚子連讀也綺
按子越椒三字連讀是也合三字爲名非也經書
楚子使椒來聘若三字爲名不應獨舉下一字十
六年傳子越自石溪宣四年傳子越亦三見不應
又獨舉上二字葢椒是名子越是字又字伯棼如

公孫僑字子產又字子美也其云子越椒者乃兼
字與名而稱之如孔父嘉孟明視之類傳中往往
有此
執幣傲初刻作敖改從人旁下傲其先君亦然按敖
傲古今字釋文云本或作敖
十年傳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石本也王使
三字擠刻此行十一字疑初刻脫也字
十一年經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宋石經同各本
叔下衍仲字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
注並引作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綺按此時尚

未立叔仲氏故但書叔彭生各本譌衍當依石本傳至于錫穴宋石經同版本錫或作鍚校勘記云漢書地里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錫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亦云錫音羊本或作鍚似作鍚字爲當綺按此字舊說互異未能定其何從然石經先於版本班固應劭又先於後漢志陸氏釋文亦以錫爲正字鍚爲或作字則作錫者後出當依石本

十二年傳將何俟焉焉字初刻誤矣後刊正

十三年經邾子蘧蒢卒原刻如此後去卄頭作遽除

各本皆同原刻

十四年傳爾不可使多蓄憾初刻作畜後加卄頭

十六年經十有六年春初刻脫春字後旁增

傳盡以寶行行下缺泐按此行僅九字疑書丹時寶

上衍其字

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不忘行父四

字改刻初刻行上似衍今字

明允篤誠篤刻作蔫非

忠肅共懿初刻共作恭後改

宣公

元年經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朱梁補碑濟誤齊按唐石經立於京師務本坊天祐中改梁新城而石經在城外梁時劉鄩守長安移碑入城左傳亡去宣公兩碑當時補刻非奉朝命故字蹟醜惡紕繆甚多信字成城字俱闕筆避梁諱而遇唐諱亦仍闕筆今文在梁碑者稱補碑以別之梁碑繆處依版本標句其字體之繆如盾作盾穿作穽臧作臧競作竟者甚多不能悉著

二年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補碑弒誤殺

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補碑脫春字按釋文出

命于楚云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校勘記引臧琳

云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

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𤦺拨臧說是也補

碑旣脫春字則應少一字今傳二年提行起至將

戰止下接唐碑華元云云凡十一行行十字知唐

刻原碑實無受字

致果爲毅補碑致誤殺

不忘恭敬補碑恭作共非

初麗姬之亂版本麗或作驪非麗驪古今字傳惟此

一處作麗釋文亦同蓋古本相承如是補碑不誤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補碑適下衍子字校勘記云
十行本初刊無子字後剜擠補刊石經宋本岳本
亦無昭廿八年正義詩汾沮洳正義引此並無子
字綺按補刊石經有子字校勘記誤惟宋石經無
子字釋文亦標之適而不標適子子字不當有
三年傳及延鄭及晉平版本延作鄭非宋石經延字
略可辨亦無邑旁此補碑不誤
四年經秋公如齊補碑秋誤利
傳汏輈及鼓跗版本汏或作汰下同按釋文凡訓過

者作汏他末反訓侈者作汏音泰段氏說文注云
左傳中汏輈汏侈字皆泰之叚借作汰者非石經
一律作汏是也補碑不誤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補碑乳下虎下俱衍爲字此
行人字起夾行命字起兩行俱十一字則書丹時
無兩爲字
六年傳召桓公逆王后于齊補碑桓誤蘇
其在周易豐☳之離☲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傳殺諸絳市補碑絳誤終
有事于大廟補碑于字空未刻

九年經九月晉侯宋公補碑月下衍公會二字

十二年傳楚君討鄭宋石經同版本君作軍按下句怒字哀字自指楚王言作君爲是石經此處在唐碑當依石本

故曰律否臧補碑否作不非

六人同之補碑初刻大誤立不磨遽改遂作兹不成字

克敵得屬又何俟俟下旁注焉字按此處係在唐碑

校勘記誤稱補碑中絶無旁注字也

與魏錡皆命而往唐碑皆下旁注受字

二慼往矣唐碑原刻如此後人於慼字加小旁各本亦俱作慽

敢藉君靈初刻藉誤籍後改此亦在唐碑

屈蕩戶之曰補碑如此宋石經同厰本戶或作尸校勘記云漢書王嘉傳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此並作戶錢大昕跋余仲仁校刻左傳本云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巾箱小本俱作戶字綺按杜訓爲止自當作戶補碑不誤

又可以爲京乎宋石經同唐碑京下旁注觀字各本亦俱有按爾雅釋邱疏引此文無觀字是古本如

此校勘記以爲脫字恐非又可字各本作何宋石
經岳本並作可唐碑此字殘缺而豎筆鉤挑近中
當亦作可

晉師三日穀唐碑日下旁注館字

遂傳於蕭補碑蕭下衍城字

於是鄭不書補碑是下衍乎字

十四年傳構我敝邑于大國唐碑初刻作搆改從木
旁

十五年傳爾用先人之治命補碑用下衍而字顧亭
林云監本脫當依石經綺按此非唐刻不足據補

碑此行十一字則書丹時本無而字

穀出不過藉唐碑初刻藉作籍後改

十七年傳盟于巷楚補碑卷誤巷

庶有豸乎初刻作鳩後改豸各本亦俱作豸按杜注

云解也上言已亂故此言解與襄十六年鳩之訓

集不同改刻是也石經此下皆唐碑

十八年傳將欲以伐齊石本欲字泐存上半版本俱

作欲以伐齊無將字

凡自內虐其君曰弒各本皆無內字竹汀云有內字

正與下自外曰戕句相對成文校勘記云周禮大

司馬職疏文選魏都賦注引傳並有內字綺按杜
注云所以別內外之名正義亦云春秋諸自內虜
其君者通以弒爲文也則唐以前本俱有內字況
傳文兩自字自應同義若無內字則上自字爲自
己之自下自字作從字解兩句中義訓迥殊必無
是理
祖括髮祖括二字擠刻此行仍是十字當經兩次磨
改
成公
二年經取汶陽田陽下磨增之字之田二字擠刻版

本俱無後人據傳文妄加

傳次于鞫居初刻作鞫後改盧氏釋文考證云宋本

作鞫

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原刻如此後人於憾字

加小旁版本亦俱作憾

旦辟左右各本旦作且竹汀云夢必在夜旦義爲長

左氏記夢每繼言曰旦庚宗之夢云旦召其徒社宮

之夢云旦而求之曹元公之夢云旦召六卿是也

綺按此處旦字即夢中語與他處在夢後者不同

而字之當爲旦則無疑下文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可見戰時正當旦也當依石本

三年傳皇戌如楚獻捷戌諸本多作戍竹汀云左傳中人名惟公叔戍一人從戈從人其餘如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從戊從一版本往往混淆非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綺按皇戌已見宣十二年彼處石經缺泐故著於此宋石經人名皆誤戍

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原刻如此後改御作婦各本皆作婦國語云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韋昭曰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又莊二十八年傳御人以告子元杜注云御人夫

人之侍人郤克對齊侯不宜斥言婦人故舉其賤者後人因前傳帷婦人婦人笑於房遂改御爲婦

版本皆承其繆當依原刻

十二年傳道路無壅各本壅作壅按壅塞字古只作

壅當依石本

而慈惠以布政此行十一字當是初刻脫而字

十三年經公至自京師各本俱無至字按此公由京

師會晉侯伐秦尚未反國故下書秋七月公至自

伐秦此處不當有至字石本誤衍

傳勠力同心各本勠作戮按說文勠并力也與刑戮

字不同當依石本

蔑死我君初刻作蔑我先君後改正惠氏補注云僖

三十一年傳其爲死君乎尋文義當作蔑我死君

綺按惠說非是辨見條札

奸絶我好我下旁注同字

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公下旁注弃字我下出格增同

字

而我昏姻也宋石經同版本我下衍之字

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成下旁注叔字

十六年傳孟獻子曰有勝矣曰下旁注晉字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若下旁注退字矣下旁

注又何求三字

陷于淖陷上旁注公字

臣對曰好暇原刻如此磨改好下增以字各本亦皆

有按上句好以衆整有衆字故可云以此句但言

暇不得有以字下文杜注云知其以往言好暇則

杜本實無以字改刊因上句好以連文相涉誤增

版本皆承其繆今文家輒云好整以暇上句本有

以字反去之下句本無以字反增之皆由未見古

本耳此處當依原刻

晉入楚軍三日穀日下旁注館字

又何求求下旁注焉字

乃許魯平赦季孫平下旁注而字

不可以再罪奔衛罪字在行末出格增遂字

十七年傳今衆蔡而從之三年矣原刻如此後改之作余各本亦皆作余按古人辭遜如楚莊王言吾亦從子而歸漢高帝言願從諸侯王似以從之爲勝當依原刻

欲盡去羣大夫此行十一字當是書丹時脫盡字

楚公子橐師襲舒𢉩師上旁注師字帥即帥之譌體

此淺人以公子騑爲人名故妄加帥字不知公子名橐師襄十五年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卽是此人非單名橐也

十八年傳孟獻子請於諸侯岳本於作于

姪榮高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五終